

雨季有爱 不孤单

高巧林 著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雨季有爱 不孤单

高巧林 著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雨季有爱不孤单 / 高巧林著. —北京: 海豚出版社, 2009.7

(花季雨季系列)

ISBN 978-7-5110-0014-9

I. 雨… II. 高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97093号

责任编辑: 张菱儿

插图: 彭大立

封面设计: 彭大立

版式设计: 秀立影视动漫工作室

出版: 海豚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富根

网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
地址: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: 100037

电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 010-68326332 (投稿)

传真: 010-68993503

印刷: 外文印刷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32开 (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)

印张: 6

字数: 110千

版次: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0014-9

定价: 1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雨季有爱不孤单 目录

1. 金钩钩，银钩钩/1
2. 都是“月亮”惹的祸/29
3. 走过蔷薇街/45
4. 雨季有爱不孤单/75
5. 我是有点儿傻/138
6. 长辫子老师/177



金铃铃，银铃铃



1

我们的学校坐落在一个大湖畔，看起来有些偏僻，但环境极为幽静。无论是悠闲地漫步在校园，还是静静地坐在教室，都会轻松畅快地呼吸到由湖风送过来的清新而湿润的空气，都会领略到朝晴暮阴变幻多姿的湖光风景。

一个晴朗的傍晚，我走出校门去湖边溜达。举目四望，美丽的夕阳把水势浩渺的大湖装扮成一面明晃晃的“大镜子”，周边镶嵌着远山近树的倒影，中间映照着一层层轻轻



荡漾的金波，一只只翩翩起舞的水鸟，还有一条条慢慢行进的渔船。

湖风中隐约传来咿咿呀呀的桨声。循声眺望，一条渔船正从“大镜子”的一端慢慢地摇过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刚才还是菜叶般大小的船影一点点放大。终于，一条真实的宽头扁尾的木板渔船出现了：桅杆上挂着白帆，栏杆边晾着湿淋淋的渔网、亮闪闪的鱼钩，船头上的渔夫哼着渔歌，在奋力划桨，船底涌起一朵朵浪花；船尾的渔妇一边侍弄着瓦盆里的香葱和月季花，一边吹开行灶里的炊烟……

这时，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渔家少年猛地从船篷里跳了出来，光着鸭蹼样宽大的脚板，敞着纽扣零落的衬衫，胸脯和手臂上的一块块肌肉凸现着。

我惊讶地看到，那少年长得可真黑呀！斜阳照在他的身上，泛起乌油般的光泽，而他那一口参差不齐的牙齿，在憨厚的笑容里映衬得像白瓷一般。

“这小子不会是非洲来的吧？要不就是在墨水里洗了澡！”我自言自语道。

显然，他没听到我在评价他，只见他跑上船头，操起一支长长的竹篙，“嗖”地点在湖边的堤岸上。渔船晃晃悠悠地泊在了岸边，湖水中泛开一圈圈银亮亮的细波。

“卖新鲜鱼喽——”他的爸爸妈妈挽起沉甸甸的鱼篓，把



脆生生的叫卖声送到大街小巷。

他像小和尚一样盘坐在船篷上，守着一只泥糊糊的木盆。我踮起脚尖一看，木盆里装满了肥嘟嘟的蚯蚓。夕阳下，蚯蚓们穿着清一色的“肥皂沫”盛装，在木盆的泥沫里轻轻柔柔地蠕动着、缠绕着、翻滚着，水莹莹、亮闪闪。

正当我猜想着这些蚯蚓的用处时，他又从船篷里端出一只装满鱼钩的竹编。然后，用灵巧的十指从木盆里抓起一条条蚯蚓，捏捏揉揉地穿在弯弯的鱼钩上。不一会儿，一个个鱼钩流苏般垂挂在竹编沿儿上，那样子就像是装着美味佳肴的餐碟。

于是，我的目光不再囿于蚯蚓和竹编，而是盯在一串串



鱼钩上：大弯钩、小弯钩，金闪闪、银亮亮的，哪款不是我从从小就喜欢的？留在我记忆里的一次次收获颇丰的垂钓，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。

这样看着、想着，我向前凑了凑，特别想与他说话，但他真可恶，只顾变魔术似的把一条条蚯蚓往鱼钩上穿，看也不看我一眼。

“喂，这些大大小小的鱼钩都用来钓什么鱼？”我只好开口问道。

“鲫鱼、鳊鱼、鳙鱼，还有白鱼、黑鱼、黄牛鱼……”没想到，他点着鱼钩，就像真的有各种各样的鱼儿在眼前鲜蹦活跳似的说着。尽管他说话时嘴里像含了青橄榄似的有些糊舌头，但我还是被他吸引住了。

“送我一个鱼钩，行吗？”我直奔主题，小心翼翼地问。

“行。不过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？”他转悠着乌黑的眼珠说。

“我叫王一波，”我说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金钩钩。”他说。

我听得差一点儿笑出来：这么滑稽的名字！

“别笑嘛，我很喜欢自己的名字啦。‘金钩钩、银钩钩’是我小时候常跟爸爸玩的唯一游戏。金钩钩是我家捕鱼谋生的东西；我爸还说，它能钩住我的命。”

“喂，快点儿给我鱼钩吧！”我催促说。

“等等，你念几年级了？学校离家远不远？”他接着问。

“刚念初一，在校寄宿！”我有些不耐烦地回答。

“好，我给你大、中、小三个鱼钩，不过……”他拿出鱼钩在手里晃动着，并不给我。

“好啰唆呀，还‘不过’什么呀？”我着急地问。

他一骨碌爬起来，居然从船篷里拎出一个青蓝色的帆布书包来。

我不解地问他：“你这是……”

“王一波，你教我一篇新课文好吗？”他带着恳求的语气说，“我也刚升初一，学校在湖对岸的一个乡村里。因为我家的渔船到处漂泊，我的上学也就‘三天打鱼两天晒网’的，这几天我又落下了好多课……”

“没问题！”我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说话算数！”他说着，突然伸手一个小指头来，要和我玩儿提时的“金钩钩，银钩钩。”

我觉得有些好笑，但为了得到心爱的鱼钩，还是满足了他的要求。他的小指头牢牢地钩住我的小指头，犹如两个小动物的触角相互缠绕着、拉扯着，一股温柔的痒痒感从手指传递到心里，唤起记忆里的童谣：“金钩钩，银钩钩，谁骗人，是小狗……”





他爽快地把三个鱼钩递给我，我伸出双手接了过来，喜滋滋地如获至宝。这时，我暗暗捉摸着“毁约”，心想：“烦死了，我可不想教你新课文。”一边想着，我的脚一边朝学校那边挪动。

“哎，你还没教我新课文呢？”他在我身后喊。

我不但没理他，还加快了匆匆开溜的脚步。几乎是同时，我听到了他的怒吼：“你耍无赖！”

我回眸一看，他已经摆出了“战斗”的架势：“喂”地拔出长长的竹篙，然后，双手一撑，纵身一跃，矫健的身影从船篷掠向堤岸，又旋风般地向我扑了过来。

我“啊”的一声惊叫，丢下手中的鱼钩，慌忙往校园里逃去。我毕竟理亏，跑动时的心慌与紧张削弱了腿脚的力量。

眼看金钩钩就要追上我了，差不多伸手就能拽住的衣服。这时，我刚好逃进了校门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念头——迅速把铁门关上！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还没等金钩钩的前脚跨进校门，我已经把铁门关得严严实实。而金钩钩“乒乒乓乓”地一阵乱敲，不过变成了无奈的发泄。

谢天谢地，我如同原野上被强敌追杀的弱者，经过一番拼命逃窜，最终躲进了妙不可言的安全地带。

可是，我高兴得太早了，当我喘着粗气慢悠悠地走在校



园甬道上时，眼角余光里突然闪出那个矫健的身影——他已经从两米多高的围墙上飞越进来！

我只能继续逃窜。逃着，逃着，冷不防被脚下的一块砖头绊倒了。我像死猪一样老实地趴在甬道上，两个鼻孔吸尘器般猛吸着呛人的泥沙。我想象着，金钩钩的那个黑地瓜般结实的拳头已经高高地举在我的头顶上空，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。

我哆嗦着四下看了看，还好，他毕竟不熟悉校园地形，一时还没追上来。我迅速爬起来，继续逃窜。真倒霉，前面的路被厕所挡住了，而他那鼓槌似的脚步声离我越来越近。

走投无路的那一刻，我一溜烟儿地逃进了厕所里。

闯祸了，这是女厕所！

一位女生“啊”地尖叫起来！

我闭着眼睛，掉头蹿出女厕所时，身后传来一片骂声。

我灵机一动，想到了一个“嫁祸于人”的好办法，那就是一边反过来追赶金钩钩，一边大声呼喊：“抓小流氓！”

果然，甬道上立即就有几位男生跟着我一起“追捕”金钩钩。

金钩钩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但看到好几位男生向他跑来，他来不及多想，转身拔腿跑出了校门。

当我们追至湖边的堤岸时，金钩钩已经纵身跳上船去。



我捡起一块鸡蛋大的泥团，“呼”地掷向船去，恰巧，那泥团正好砸翻了船篷上的一只竹编，于是，一长溜穿着蚯蚓的鱼钩掉到水里。

2

晚自修的铃声响了。我捧着书本从宿舍走向教室。走在灯光朦胧的甬道上，我老是害怕金钩钩会不会突然蹿出来，把我拦住，然后把我痛打一顿。这样一遍遍地想着，害怕的心也就越跳越快、越跳越急，而眼梢悠悠摇曳的树影，耳边“沙沙”拂过的风声，都会让我一惊一诈，幻化成幽灵一样的金钩钩！

我带着一身冷汗，终于安然坐进了教室。要说还有什么害怕的话，那就是右边紧挨着我的玻璃窗。因为，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，不时透过夜色往外张望，而班上的女生们又偏偏在惶恐不安地谈论着“小流氓”的事！

同桌问我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无言以对。

突然，教室里出现死一般的寂静，悬在房顶上的日光灯仿佛也发出异样的光。我警觉地向右侧一看，玻璃窗上正贴



着金钩钩那张黑不溜秋的脸，一个压得近乎扁平的鼻子，还有一张把窗玻璃哈得雾气蒙蒙的嘴巴……

这时，尽管我的颤抖明显地让同桌感觉到了，但我还是尽量保持平静，装作什么也没看到，并故意翻开语文课本，摇头晃脑地大声朗读起来——

“《一件小事》，鲁迅。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。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，算起来也很不少；但在我心里，都不留什么痕迹……”

“但有一件小事，却于我有意义，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，使我至今忘记不得……”

我读着读着，紧张的情绪慢慢地被课文中的意境吸引了。

“没错！王一波，你还没教我呢，就是这篇新课文！”

不知什么时候，金钩钩已经站到了我的座位前。说着这句话时，他的一口有些参差不齐的牙齿，又在憨厚的笑容间泛出白瓷一般的洁光。

天哪！

我要不要教他？又该怎么教他？正当我左右为难时，班长站起来，对金钩钩说：“喂，你怎么可以随便跑进教室来？”

金钩钩这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有些唐突和冒昧，他不好意思地扭过头来笑笑。

“快出去！”那是一个女生尖厉的喝声。

金钩钩只好乖乖地走出了教室。

几天后的一个早晨，金钩钩又出现在我们的教室门口，样子不再像先前那么邋遢，蓬松的头发间留着几缕梳过的痕迹，脚上穿了新胶鞋，衫衣上的纽扣也一个不落了。

我当时正在晨读，见了他，心里忍不住犯疑。

“王一波！”他大模大样地走进教室来喊我，那亲热的样子赛过“他乡遇故人”。

我放下书本，皱着眉头问：“有什么事？”

他一脸兴奋地回答：“从今天起，我俩是同学了！”

我惊讶地看着他，他怕我不相信似的，接着说：“没错，我爸说，你们这个学校条件好，可以留宿，所以让我转学过来了。”

果然，在晨会上，老班宣布说：“我们班来了一名新生，名叫金钩钩，听说与学习委员王一波认识的。”

我的脸色红不红白不白的，尴尬极了。

老班说：“这很好，考虑到金钩钩同学落下了许多课，急需替他补上，就让他与王一波做同桌，住同一宿舍……”

我简直要晕过去了，但又不敢违抗老班的指令。

金钩钩一坐到我的身边，我就闻到了一股特殊的腥味，我安慰着自己，不就是蚯蚓与鱼的混合气味吗？





他似乎一点儿也没有察觉到我的不快，只顾一相情意地以憨厚的笑容表达他的满足。

晨读课才上完，他就格外殷勤地从裤袋里掏出预先备好的“礼物”——一串用白线儿穿起来的簇新的鱼钩，大的、中的、小的，形态各异，钩锋犀利，晨光一照，更显得金闪闪、银亮亮的。

“王一波，这是我家最好的鱼钩，上次没给成，这次算

是我对你的补偿！”他糊着舌头说着，把鱼钩递给我。

可是，我一看到鱼钩，不由得想起上次的事。于是，我一边推辞，一边心虚地说：“谁要你的臭鱼钩，快收起来吧！”

金钩钩尴尬了好一会儿，只得把鱼钩放回裤袋。然而，最后他还是说：“王一波，如果你想要鱼钩，尽管说话。我们以后做朋友，好吗？”

见他这么有耐心，我只得浅浅地点了点头。

“太好了！”金钩钩见我在点头，禁不住向我伸来一个光溜溜的小指头。

我低着头，尽量让目光避开班上的男生女生们，然后，伸出我的一个明显带有敷衍色彩的小指头。就这样，两个小指头又如小动物头上的触角似的，钩在了一起。

“金钩钩，银钩钩，谁骗人，是小狗……”他起劲地念叨着，眼神里溢出前所未有的希望！



3

一个星期过去了，我依然没有真正地接纳金钩钩。